

第十四回 郭汾陽建院蓄歌姬

詩曰：

芭蕉分綠上窗紗，暗度流年感物華。

日正長時春夢短，覺來紅日又西斜。

話說御史中丞葛太古，奉旨安撫東京，走馬赴任，星夜躡行。早有衙役前來迎接，到東京上任。那些行香拜客的常套，不消說得。三日之後，就要前往各處鄉鎮山村，親自踏勘，拋荒田土，招諭失業流民。有書吏稟道：「老爺公出，要用多少人夫，求預先吩咐，好行牌拘喚，並齊集跟隨人役，可著各處整頓公館鋪陳，以便伺候。」太古道：「百姓遭兵火之餘，困苦已極，若多帶人役，責令地方備鋪陳公館，這不叫做撫民，反去擾民了，今一概不許。一路上跟隨書吏一名，門子一名，承差二名，皂隸四名。本院鋪蓋，用一頭小驢馱載，隨路借寺院歇宿。至於盤費，本院自帶俸銀，給與你們，買來柴米，借灶炊煮，不許擅動民間一針一草。如違，定行處死。」書吏領命而行。太古匹馬，領著衙役出城，到各鄉村處踏勘了幾處。

是日，來到華陰山下，見一座小小庵院，半開半掩。太古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庵院？」承差稟道：「是慈航靜室。」太古道：「看來到也潔淨，可以就此歇馬暫息。」遂下馬，吩咐衙役停在外廂。自己走進山門，到佛堂中禮佛。裡面妙香忙出來接見，向前稽首。太古回了一禮，定睛一看，驚問道：「你這姑姑，好象與魏國夫人一般模樣？」妙香道：「貧尼正是。不知大人如何認得？」太古道：「下官當時值宿禁門，常常見夫人出入宮闈。況又同里近鄰，如何不認得！」妙香道：「請問大人尊姓，所居何職？」太古道：「下官御史中丞葛太古，奉旨安撫此地，所以到此。」妙香道：「呵呀！可惜！可惜！大人若早來三個月，便與令愛相逢了。」太古道：「姑姑說哪個的令愛？」妙香道：「就是大人的令愛明霞小姐。」太古道：「小女已在范陽死節，哪裡又有一個？」妙香道：「原來是大人誤聞傳言了。令愛原未曾死，百日以前，逃難到小庵，住了幾日，因避亂兵，在山路裡失散了，如今不知去向。」太古道：「姑姑這話甚是荒唐，小女既然來此，如何又不見了？」妙香道：「大人若不信，現有同行女伴衛碧秋在此，待我叫她出來，大人親自問她。」

便到裡邊叫碧秋出來。衛碧秋上前相見。太古命妙香、碧秋坐了，問道：「向聞小女棄世，有李豬兒親口說的，已將她埋葬。適才姑姑又說同小娘子避難到此，教人委決不下，小娘子可細細說與我知道。」碧秋便說紅子如何代死，自己如何叫開城門，與母親衛嫗如何一齊逃難來到庵中，又如何失散，連母親也不知消息。說到此處，不覺淚下。

太古大驚道：「如此說起來，那死的倒是侍婢紅子了，難得這丫環這般義氣。只是范陽到此，有二千餘里，一路兵戈搔擾，你們二個婦女，怎生行走？」碧秋道：「虧得有睢陽雷萬春給了路引，所以路上不怕盤詰。」太古道：「如今路引在哪裡，取來與我一看。」碧秋道：「在此。」便進去取出路引與太古。太古接來，從前至後看去，見葛明霞名下，注著鍾景期原聘室，便心裡想道：「這又奇了。前日遇鍾郎時節，他說慕我女兒才貌，欲結姻盟，並未遭媒行聘，怎麼路引上這般注著？」

便問碧秋道：「這雷將軍如何曉得小女是鍾景期的原聘？」碧秋道：「並奴家也不見小姐說起，倒是雷將軍問及才曉得。」太古道：「如何問及？」碧秋道：「他說鍾景期謫貶蜀中，遇著雷將軍。雷將軍要姪女配她為妻，他說有了原配葛小姐，不肯從命，因此，雷將軍將姪女倒贈與他為妾，留著正位以待葛小姐。所以，路引上這般注著。」

太古想道：「這鍾郎真是情癡，如何寸絲未定，便恁般主意。」又想到：「難得衛碧秋母子費盡心機，救脫我女，反帶累她東西飄泊，骨肉分離，如今此女瑩瑩在此，甚是可憐。她既救我女，我如何不提拔她。況她姿容不在明霞之下，又且慧心淑質，種種可人，不如先收她為養女，再慢慢尋取明霞，卻不是好。」心中計較已定，就向碧秋道：「老夫只有一女，杳無蹤影，老夫甚是淒涼。你又失去了令堂，舉目無親，意欲收你為螟蛉之女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碧秋道：「蒙大人盛意，只恐蓬華寒微，難侍貴人膝下。」妙香道：「葛大人既有此心，你索性從命吧。」碧秋道：「既如此，爹爹請坐了，待孩兒拜見。」說罷，拜了四拜。太古道：「兒且在此住下，待我回了衙門，差人抬轎子來接你。」碧秋應聲曉得。

太古別了妙香，出靜室上馬，衙役隨著又到各處巡行幾日。回至衙門，吩咐軍士人役，抬著轎子到慈航靜室，迎接小姐，又封香金三十兩，送與妙香。承差人役領命而去。接了碧秋到衙，太古又教人著媒婆在外買丫環十名，進來伏侍碧秋。雖是貧女，卻也知書識字，太古甚是愛她。買了許多古今書籍，與她玩讀。碧秋雖未精通。一向與明霞、妙香談論，如今又有葛太古指點，不覺心領神會，也就能吟詩作賦。太古一發喜歡。

隔了數日，門上傳報說，河北經略公鍾景期在此經過，特地到門拜訪。葛太古心下躊躇道：「鍾郎才貌並美，年少英奇。他屬意我女。我前日又向他說死了，倘他別結良緣，可不錯過了這個佳婿。莫若對他說知我女尚在，只說已尋取回來，就與他訂了百年之約，後日尋著明霞，不消說得，就是尋不著，好歹將碧秋嫁與他，卻不是好。」一頭想，一頭已走至堂前，一聲雲板，吹打開門，接入鍾景期上堂敘禮，分賓主坐下。

兩人先敘了些寒溫，茶過一通，太古道：「老夫有一喜信，報知經略公。」景期道：「有何喜信？」太古道：「原來小女不曾死，一向逃避在外，前日老夫已尋取回來了。」景期忙問道：「老先生在何處相逢令愛的？」太古道：「老夫因踏勘災荒，偶到慈航靜室中歇馬，卻有魏國夫人在彼出家，小女恰好亦避難庵中，與老夫一時相會，方知前日所聞之誤。」景期道：「如此說那范陽死節的，又是哪一個？」

太古便將紅子代死，摯伴同逃的話兒，一一說完了。景期不勝嗟歎。太古道：「如今小女既在，經略公可酬宿願矣。」景期道：「千里睽違，三年夢寐，好迷之念，何日忘之。今學生種玉有緣，老先生金諾無吝，當即遣媒納采，豈敢有負初心。」太古笑道：「經略公與老夫今日始訂姻盟，如何預先在前人說曾經聘定小女。」景期道：「我並不曾向人說甚話兒，這話從何處來？」太古道：「小女逃難經過睢陽，副將雷萬春承她路引，說當日要將姪女相配，因你說有了原聘葛明霞，故他將姪女倒送與你為側室，所以路引尚在小女名下，就注定了鍾景期原聘室。老夫見了，不覺好笑。」景期道：「彼時我意中但知有明霞小姐，不知有別人，只恐鴛鴦居，故設以推卻。現今尚虛中間，以待令愛。」說罷，二人大笑。

忽見中軍官來稟道：「有翰林學士李白老爺來拜。」景期暗喜道：「今日正少一個媒人，他來得恰好。」太古就出去迎接進來。各相見坐定，太古道：「李兄為何不在朝廷，卻來此處？」太白道：「小弟已經告休林下，在各處遊玩，近欲往高山縱覽，經過貴治，特來相訪。」景期道：「李大人來得湊巧，葛老先生一位令愛，蒙不棄學生鄙陋，許結絲蘿，敢求李大人執柯。」李白道：「好！好！別的事體，學生誓不饒舌，做媒是有酒吃的，自當效勞。」景期道：「既如此，學生當擇日行聘，待討平逆賊，便來迎娶。」李白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一齊起身作別。太古送出衙門，回身進來，心上忽然猛省，跌足道：「適才不該說她是慈航靜室中尋著的，倘他到彼處，問明端的，不道是我的好意，倒說我誑騙他了。」又想到：「看景期一心苦渴，今日方且喜不自勝，何暇去問，只索由他罷了。」便進內去說與碧秋知道不題。

卻說，鍾景期回至館，歡喜欲狂，忙與雷天然說知此事，天然不惟不加忌，倒還替景期稱賀。鍾景期吩咐軍兵，也暫住數日，一面去教著陰陽官擇了吉日，一面發銀子去買辦行聘禮物。

忙了一日，景期向雷天然道：「葛公說虢國夫人在慈航靜室中出家，我明日清早要去見她。」天然道：「相公帶著馮元隨往。」次早，景期吩咐馮元跟著，又帶幾個侍從，喚土人領路上馬，竟投慈航靜室中來。到得山門首，只見裡面一個青衣女童出來道：「來的可是鍾狀元麼？」景期大驚下馬，問道：「你如何曉得下官到此？」女童道：「家師妙香姑姑，原是虢國夫人。三日前說有故人鍾狀元來訪，恐相見又生魔障，昨日亡入終南山修道去了。教我多多拜上鍾老爺。說宦海微茫，好生珍重，功成名就，及早回頭，留下詩箋一紙在此。」景期接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割斷塵緣悟本真，蓬山絕頂返香魂。

如今了卻風流願，一任東風啼鳥聲。

景期看罷，泫然淚下，怏怏上馬而回，到了吉期，準備元寶、彩緞、釵環禮物，牽羊擔酒，大吹大擂送去。景期穿了吉服，自己上門納聘。李白是媒人，面兒吃得紅紅，雙花雙紅，坐在馬上。軍士吹吹打打，一齊來到安撫衙門裡。葛太古出堂迎接，大擺喜筵，一則待媒人，一則請新婿，好不熱鬧。但見：

喜氣迎門，瑞煙滿室，喜氣盈門，門上盡懸紅綵；瑞煙滿室，室中盡掛紗燈。笙歌鼎沸，吹一派鸞鳳和鳴；錦褥平鋪，繡幾對紅鴛鴦交頸。風流學士做媒人，瀟灑狀元為女婿。佳餚美酒，異果奇花，玉振金杯，玳瑁筵前光燦爛，搖箏檀板，琉璃屏外韻悠揚。

飲宴已畢，李白、景期作別。景期回至驛庭。雷天然接著道：「相公聘已下了，軍情緊急，不可再遲。」鍾景期道：「二夫人言之有理。」便吩咐發牌起馬，傳各營齊備行裝。次日辰時，放炮拔營。葛太古、李白同來相送到長亭拜別。景期領了兵馬，浩浩蕩蕩，往河北去了，葛太古別了太白，自回衙門，退人私署，走進碧秋房中，見碧秋獨坐下淚，太古問道：「我兒為何憂愁？」碧秋道：「孩兒蒙爹爹收養，安居在此，不知我母親與明霞姐姐，卻在何處？」太古道：「正是，我因連日匆忙，倒忘了這要緊事體。待我差人四去尋訪便了。」碧秋道：「差人尋也不中用，須多寫榜文，各處黏貼，或者有人知風來報。」太古道：「我兒說得是。」就寫起來。榜文上寫著報信的謝銀三十兩，收留的謝銀五十兩，將避難緣由、姓名、年紀，一一開明。寫完，發出去，連夜刊刻，印了幾百張，差了十數個人，往四處去黏貼。

差人拿了榜文，分頭去了。一個差人到西京，一路尋訪，一張榜文，貼在長安城門上，又往別處貼去了。那一些百姓，皆來看榜，內中一個人，頭戴氈帽，身穿短布衫，在人叢裡鑽出來，拍手笑道：「好快活！好快活！我造化今日到了。」又有一個老婆子向前將那人一把扯住，扯到僻靜處問道：「你是賣魚的沉蛇兒，在這裡自言自語說什麼？」沉蛇兒道：「你是慣做中人的，白媽媽問我怎的。」白婆道：「才聽見你說什麼造化到了，故問你？」蛇兒道：「有個緣故。我前日在涇河打魚，夜裡泊船在岸邊，與我老婆子在那裡吃酒，忽聽見蘆葦叢中有人啼哭，我上岸看時，見一個老嫗，一個絕標緻的女子避難到那邊，迷失了路，放聲啼哭，我便叫她倆個到漁船裡來，問她名姓，那老的叫做衛嫗，後生叫做葛明霞。她父親做官，我故收留在船裡，要等人來尋，好討些賞。誰想養了她一百三四十日，並無無人來問，方才見街上榜文，卻有著落。我如今送到她父親處，報事人三十兩也是我的，收留人五十兩也是我的，豈不是個造化。」

白婆道：「那女子生得何？」蛇兒道：「妙啊！生得甚然標緻，烏油油的髮兒，白堂堂的臉兒，曲彎彎的眉兒，俏生生的眼兒，直隆隆的鼻兒，細纖纖的口兒，小尖尖的腳兒。只是自從在船裡，並不曾看見她笑。但是哭起來，那嬌聲兒便要叫人魂飛魄散，不知笑將起來怎樣有趣哩。」白婆道：「可識幾個字否？」蛇兒道：「豈但識字，據那衛嫗向我老婆說，她琴棋書畫，件件都會哩。」白婆道：「你這蠢才，不是遇著我這樁大財，卻錯過了，這裡不好講話，隨我到家裡來。」兩個轉彎，來到白婆家裡。蛇兒道：「有甚話說？」白婆道：「目今汾陽王郭老爺，起建凝芳閣，閣下造院子十所，每一院中有歌舞侍女十名，又要十個能詩善賦的絕色美人，分居十院，統領諸姬。如今有了紅絹紫苑等九個，單單少著第十院美人，遍處訪覓，並沒好的。你方才說那個女子，甚是標緻，何不將她賣與郭府，最少也得它二、三百兩銀子，可不勝如拿去那個八十兩的謝儀。」蛇兒道：「那葛明霞不肯去怎麼好？」

白婆道：「這樣事體，不可明白做的。如今你先回去，我同郭府管家，到你船邊來相看，只說是你的女兒，如此如此。做定圈套，那葛明霞哪裡曉得。」蛇兒道：「倘然她在郭府裡說出情由，根究起來，我與你如何是好？」白婆道：「你是做水面上生意的，我的傢伙連鍋灶也沒有一擔，一等交割了人，我也搬到你船裡來，一溜兒掉到別處去了，她們哪裡去尋。」蛇兒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我的船泊在長安門外，我先去，你就來！」

說罷，回到船上。見明霞、衛嫗坐在前窗，心裡暗自喜歡，也不與她說話，竟到後梢，與老婆討好。歇不多時，早見白婆領著三、四個管家到船邊叫道：「沈蛇兒，我們郭府中要買幾尾金色大鯉魚，你可拿上來，稱銀子與你。」蛇兒道：「兩日沒有鯉魚，別處去買吧！」管家道：「老爺宴客立等要用，你故不賣麼？」蛇兒道：「實是沒有。」

管家道：「我不信，到他船上去搜著。」說著，一齊跳上船來，那艘小船險些兒跳翻了。管家鑽進船裡，假意掀開平基搜魚，那三、四雙眼睛，卻射定在葛明霞身上，骨碌碌的看上看下，驚得葛明霞嬌羞滿面。奈船小，又沒處躲避，只得低著頭，將衣袖來遮掩，誰想已被這幾個人看飽了。說著：「果然沒有鯉魚，幾乎錯怪了他，只是我們不認得別個船上，你可領我們去買？」蛇兒道：「這個當得。」便隨著眾人上岸，與白婆一齊進城。

來到白婆家裡，管家道：「那女子果然生得齊正，老爺一定中意的。」白婆便瞞了蛇兒，私自議定身價三百兩，自己打了一百兩後手，將二百兩與蛇兒。管家又道：「方在同坐的那個老嫗是什麼人？」蛇兒道：「也是親戚，只為無男無女，在我船頭陪伴老婆。」白婆對管家道：「郭老爺每娶一位美人，便要一個保母作伴，老嫗既無男女，何不同那女子到郭府中，好備熟人在一處。」

使得。」

蛇兒道：「只要添些銀子，有何不可。」白婆又向管家說了，添了二十兩銀子，叫沉蛇兒寫起文書。只說自己親女沉明霞同衛嫗，因衣食不敷，情願賣到郭府，得身價三百二十兩，其餘幾句套話，不消說得。寫完，畫了花押，兌了銀子，權將銀子放在白婆家裡，叫起兩乘轎子，沉蛇兒先奔到船上，向葛明霞、衛嫗道：「昨日聖上差一員官，但有逃難迷失女子，造著冊子，設一公所居住，如有親戚認的，即便領回，大家都到彼處尋領，你兩人也該到那邊去住，好等家裡人來認，可要叫轎來來抬你們。」明霞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只是在你船上打擾多時，沒甚謝你，只有金簪一枝，與你少嘗薪不，待我見了親人，再尋你奉謝。」蛇兒收了簪子。

少頃，轎子到了，明霞、衛嫗別了蛇兒夫婦，一齊上岸入轎。蛇兒跟著轎子，送到郭府門首。見凡個管家並白婆站著，蛇兒打了個照面，竟自回去。白婆接明霞、衛嫗出轎，管家領入府中。明霞慌慌張張，不知好歹，只管跟著走，白婆直引至第十院中，便道：「你兩人住在此間，我去了再來看你。」說著，竟自抽身出去。那明霞、衛嫗舉目一看，見雕檻畫欄，奇花異木，擺列的金彝寶鼎，精細牙籤。掛著琵琶笙笛，瑤琴錦瑟，富麗異常。心中正在疑惑，那本院十個歌姬齊來接見。又有九院美人，紅綃紫苑等，都來拜望。早有女侍捧首飾、衣裳，來叫明霞梳妝打扮。

明霞驚問道：「這裡叫做什麼所在？」紅綃笑道：「原來姐姐尚不知，我這裡是汾陽王郭老爺府中凝芳十院，特請你來為第十院美人，統領本院歌姬，今日是老爺壽誕，你快快梳妝，同去侍宴。」明霞聽罷，大驚哭道：「我乃官家之女，如何陷我於此，快送我出去便罷。不然，我誓以一死，自明心跡。」紅綃便扯著紫苑，背地說道：「今日是老爺壽誕，這女子如此光景，萬一宴上啼哭起來，反為不美，不如今日不要她拜見，待慢慢勸她安心了，方始入侍，才為恰當。」紫苑道：「姐姐所見極是。」吩咐諸姬好生伏侍照管。別了明霞，集了眾歌姬，到凝芳閣伺候。

到得黃昏時分，只聽得吆喝之聲。九對紗燈引子儀到閣上坐席，九個美女叩頭稱賀。子儀道：「適才家人報道，第十院美人有了，何不來見我。」紅綃稟道：「她乃貧家女子，不曉理數，誠恐在老爺面前失儀，因此故不敢來見。侍妾等教習規矩，方始叩見老爺。」子儀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一時奏樂，九院美女輪流把盞，諸姬吹彈歌舞，直到夜分。子儀醉了，吩咐撤宴，就到第三院房裡住了。次早起來，外面報有駕帖下來，子儀忙出迎接，展開駕帖來看，原來是景期攻圍安慶緒不下，奏請添兵。聖旨著子儀部下僕固懷恩前去助戰。子儀看了，就差人請僕固懷恩來吩咐。懷恩領命，點了本部三萬雄兵，往范陽進發，協助景期。

不知勝負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